

第九回 壽文重先生明出丑

詞云：

東際才升，西邊重出，老天哪有雙輪日。他人看去口笑歪，自家見了顏羞赤。
只道無蹤，誰知有跡，一朝敗露嗟何及。無才到底是無才，幌子裝他有何益。

——《踏莎行》

話說宋古玉攜了妻子兒女，同到汝寧府來，依傍賀知府居住。一路而來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賀知府，這年是五十大壽，正日是十五。裴夫人因是女流在內，無八打聽，直到初七方才知信。忙叫丫鬟請了公子進內，與他說道：「我今日才知本月十五，是賀大人五十岳降之辰。本府鄉紳，都制錦屏錦軸，與他賀壽。我家受他大恩，該比別人加厚。綢緞杯盤食物，也還容易整備。必須也制一錦屏。今日已是初七日，到十五相隔不遠，須急打點裱匠之事，我自吩咐家人去備辦。只是這篇壽文，你須與常先生說。這是緊急之事，求他速速一做方好。」

裴鬆道：「這事果然遲不得了。」遂走到書房中，將母親之言，一一對常先生說了。

常菽草聽見，心下早已著忙，口中卻不說出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這不打緊，包管明日就有。但我今日家中有些小事，定要回去看看。」

裴鬆道：「先生有事，回去不妨但壽文之事，求放在心上。」

常菽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叮囑。」說罷，遂一徑走了出來。

常菽草在路上暗想道：「這件事，只得又要虛心下氣去求白孝立了。」

便走到白孝立家問時，誰知白孝立有一個相好的朋友，在淮安做官，去打秋風去了。便一時急得抓耳撓腮，不知所措，遂信著腳亂撞。忽撞到一個店門前，看看招牌，只見上寫著「裱褙古今書畫」。真是人急計生，暗想道：「這裱匠店，終日替人裱錦屏壽軸，或者倒有遺下的壽文稿兒，也不可不知，待我問他一聲。」忙走入店，與裱匠拱一拱手道：「老哥，借問一聲，你與人家裱錦屏，可有存下的壽文稿兒，借我一看，送你酒錢。」

那裱匠聽見說送酒錢，忙答應道：「有是有，都舊了。昨日一位相公，與一位官府賀五十壽，說是央名公做的，人人贊好。相公要看，須重重謝我。」

常菽草聽見是與官府賀五十壽的，正合他式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且拿與我看一看。酒錢不打緊，便多些也不妨。」裱匠忙在破籠中檢出，遞與常菽草道：「相公請看。」

常菽草接在手中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先生策名朝右，書績旗常，修為政之木，登知命之年，其古之達尊也耶。然而先生泊如也。淡忘勢位，泉石為盟，煙霞為友。不慕繁華，布袍落落，草履蕭蕭。作緣者，詩酒一斗百篇；適興者，琴書半編三弄。身隱林泉，品高山門。在宋則推洛社之英。於唐則羨香山之老。其達尊之外，更不盡之達尊也耶。在朝在野，誰不仰之？矧私又覆庇宇下，親炙其光儀者耶！當此南山嶽降之辰，秦酒介眉之日，自宜頌於詩人之後。然恐涉虛詞，不敢虛獻竹苞竹茂。第以出忠於君，處仁於裡，政化於民之實際，書之不朽，垂之無窮，聊作華封之獻，不識我公肯解頤而進一觴否？謹祝。

常菽草看完，雖不深知其意，然見知命之年與達尊等語，恰正是賀官長五十的壽，便滿心歡喜。因在銀包內取了一塊銀子，約有錢數，與了裱匠。

回到家中，歇了一晚。次日黎明起來，將紙謄寫好了，又改了賀賀知府的頭由，方走到館中，正值裴鬆也才到館。

常菽草因說道：「昨日所言的壽文，我已做在此了。你拿進去，與令堂夫人看過，方好去裱。」

裴鬆接了人去，與母親、妹子同看。看完，裴紫仙說道：「若說壽文，故雖脫套，然套則套，亦須有一二警撥之句，方使人改觀。此文只覺太平了些。」

裴鬆道：「我也是這等說。」

裴夫人說：「不要胡思亂想。壽文不過表情，哪裡比得詞賦？就是先生肯重做，今已遲了，也等不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叫家人拿去，連夜趕裱。

到了十五正日，裴夫人已打點下一副盛禮，並錦屏等物，又叫四名樂人，吹打著扛抬送去。禮一出門，就叫裴鬆穿了吉服坐轎，押禮去拜壽。裴鬆一到廳，賀如府就迎下廳來。裴鬆忙移椅在上，請他台坐。賀知府再三遜謝，裴鬆方才以子姪禮，拜了四拜。拜罷，裴鬆旁坐，賀知府下陪，左右送上茶來。

此時鋪屏正列在上面，賀知府一面吃茶，一面就舉目看那錦屏。因那錦屏都是錦緞裝成，金彩耀目，十分富麗，因致謝道：「老夫草木之年，怎敢勞令堂老夫人與老年姪如此費心，殊令人不安。」

裴鬆道：「愚母子受老年伯之恩惠，不啻山高水深，縱捐頂踵，亦難言報。區區套禮，何足掛齒。」

茶罷，賀知府就立起身來，走到錦屏前，看那壽文。才看得一兩行，早吃了一驚。及看完了，因問裴鬆道：「老年姪，這篇壽文，是何人所撰？」

裴鬆因答道：「因一時匆忙，無名公可求，只得求常先生聊以塞白。仔細看來，實與老年伯高風未道萬分之一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非為此也。壽文工拙，可以不較。但雷同盜襲，便非真才。或出他人，猶之可也。這常先生，乃我特薦為子之師，設有盜襲情弊，豈不誤老年姪潛修之事。」

裴道道：「老年伯何以知其盜襲？」

賀知府正要說盜襲之弊，左右報說：「常相公來賀壽，已在門外，傳進名帖來了。」

賀知府聽見，忙立起身，攜了裴公子，同走入後廳。遂吩咐家人：「將前日行人王老爺送的錦屏掛出去。」

在堂上。待常相公到廳，可請他細看。他若問我，你可說偶有些小事，請常相公坐一坐就出來。」

家人領命，忙將錦屏抬出去，同列好了，然後請常莪草進廳來。

常莪草一到廳，早有家人說道：「老爺偶有小事，請常相公略坐一坐，就出來接見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老爺既有公冗，請完了。我自坐待不妨。」便一面坐下。

家人送上茶來。常莪草吃著茶，四面觀望，見上面兩架錦屏，裱得甚是精工。吃完茶，就立起身，走近前去看。家人因在旁說道：「這兩架錦屏上的壽文，老爺看了，大驚以為奇。常相公請看看，不知是哪些奇處？」

常莪草明知這一架是裴公子的，見說驚以為奇，定是贊他的壽文妙了，滿心歡喜。因笑說道：「裴公子這篇，是我代他做的。但不知那一篇，卻是何人之筆，也蒙老爺賞鑒，待我看來。」

因又走近一步，將王行人那架錦屏的壽文一看，只見劈頭「策名朝右，書績旗常」等語，竟與自己的相同，早已吃了一驚，猶以為開口套語，或者偶然重了。及細細看下去，誰知「達尊」等語，一直到底，卻無一字是兩樣。這一急，直急得面皮紅漲，渾身上都發起燒來。急了半晌，只得轉嘴說道：「原來王行人央人來求我的這篇文章，也是來與你老爺祝壽的。我只認做是兩處，故一時躲懶，就寫重來了。如今只得待我回去，重做一篇裱在上面，以謝過罷。」說完，即撤身往外而走。

家人忙攔住道：「常相公既是來與老爺上壽，就是要回去重做壽文，候見過老爺，去也不遲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既要重做壽文，便重來補壽也不妨，何必定在今日。況今日你老爺又有正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飛走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未曾見面已羞慚，相見羞慚反不堪。

莫若乘機先遁去，免教覲面受譏談。

常莪草去了，家人方入內廳報知，賀知府因攜了裴鬆走出外廳，將兩架錦屏的壽文，指與他看道：「你看兩文相同，盜襲可知。壽文事小，誤賢姪之事大。薦不得人，實我之罪。他今遁去，料也無顏再來。賢姪可安心自讀，待我別訪名師，來與賢姪琢磨。」

裴鬆聽了，駭然道：「原來常先生果無真才。怪道凡作詩文，絕不當面下筆，只是挪延帶去。如此之人，倘不知恥，公然復來，小姪師生礙口，怎好回他？」

賀知府道：「這不打緊。待我寫字與胡教官，叫他辭他便了。」說罷，又有親朋來上壽，就亂著上席吃酒。

裴鬆只等吃完酒，到晚才拜辭了回家，將常莪草套寫壽文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與母親妹子聽。紫仙小姐道：「我們一向原有些疑心。只為前日這個對，虧他對了。若是這等看起來，這對也不是他對的了。幸虧今日壽文識破，將他辭去。若只管糊糊塗塗，坐在館中，卻於哥哥有何益處。」

裴夫人道：「庸師辭去，故是好事，但要求明師，卻從何處得來？」

裴鬆也道：「母親勿憂。賀大人已許我另選矣。」母子商量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賀知府自寫書與胡教官，叫他辭了常莪草，便日夕思量，要選一個明師，又一時再選不出，恐誤了裴公子之事，正在家中著急。過不多日，忽門上家人來報導：「山東武城縣宋舅爺到了，已下了牲口在門外。」

賀知府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叫快請進，一面就自家迎了出來。剛迎到廳前，早看見宋古玉走了進來，不覺喜出望外，忙說道：「尊舅東壁文星，什麼大風，忽吹到此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小弟流來之苦，且慢言。但荆妻並小兒小女，都在外面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原來舅母並內姪、姪女俱來了。妙妙妙！真夢想所不到。」遂吩咐家人道：「快將舅奶奶並小姑娘的轎子，抬入內廳。」又吩咐丫鬟：「報知夫人，快出來迎接。」

賀夫人聽見兄弟挈家都來，滿心歡席。忙走到內廳門口，將宋舅母並蘿姑娘接了進去。相見過，細細敘說別來之情，並新來之事。外面宋古玉查明了行李，然後帶著兒子宋彩，拜見姑夫。拜畢，賀知府說道：「許久不見賢姪，竟這等長成了。今年想是十二歲了，讀書一定得尊舅的家傳了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小兒今年正是十二歲。讀書也還略有些悟頭，但可恨小弟遭難以來，朝夕奔走於童僕之役，竟荒廢的不成人了。今日來此者，要借庇姑夫，為他讀書之地。」

賀知府聽了，驚問道：「尊舅素履端方，遭何橫事？」宋古玉遂將前前後後受冤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賀知府聽了，大怒道：「皮象亦係至親，怎為此小過，就構此大釁，真禽獸之不如也。既蘭太守有此高義，又為尊舅復了前程，明年秋試，正該潛修，為何有興遙遙到此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不瞞姊丈說，小弟坐獄一載，家中所有，皆為典盡。諸社友告貸，自覺難於開口。又因老姊丈前有薦館見招之約，又慮皮象雖坐在獄中，其心叵測，恐又生惡念。故挈家而來，依傍姊丈。若有館可圖，且救目前，至於秋闈之事，以再生之身，那裡還有心及此。」

賀知府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尊舅若為圖館而來，卻來得湊巧。這汝寧裴給事，乃弟之相知同年，為人公忠正直，弟所敬服。他臨死時，曾將孤兒寡婦托於小弟。小弟罷官不歸，而留於此者，為裴年兄有托故耳。去年遣僕敦請尊舅，正為裴年兄令郎求明師，為讀書之計。不意尊舅辭了，只得托胡教官請了一個姓常的朋友，坐了這年餘。誰知這姓常的竟是虛誕之人，毫無實學。裴公子被他誤了許久。幸虧前日賤辰，裴公子央他做壽文來祝，他竟盜竊了王行人一篇壽文來賀。不期這篇壽文，王行人已先來祝賀過。兩文並列堂上，他來看見，自覺沒趣，方才被我辭去。這姓常的辭便辭去，但裴公子要求明師，可憐這汝寧一府，求來求去，竟不可得。今尊舅來得湊巧，正好暫居絳帳，琢磨裴公子成一偉器，方完小弟托孤之案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若仗老姊丈大力，得借此棲身，則小弟此來不虛矣。」

二人說明了心事，並約定了館事，彼此快活。賀知府遂命家人治酒，內外接風。又收拾了西邊一帶房屋，與他居住。

到次日，親自來見裴夫人說道：「向來誤請的常莪草，今得逐去，正憂無處選求明師。不期向日所說的妻弟朱古玉，前番遣人請他，近因遭些家難，挈家到此，正好為令郎青史講究。包管令郎不日即成偉器。」

裴夫人聽了大喜，因再三致謝道：「小兒之事，乃勞大人如此費心，何以為報。」就叫兒子寫個門生帖子，隨著賀知府先去拜見宋老師。賀知府因又說道：「但還有一事，也要與年嫂說知。妻弟有一個乃郎，今年也是十二歲，與令郎同年，也要帶到館中同讀。」

未免多一人供給，要求相容。「

裴夫人道：「宋老師若有令郎同來，使小兒有砥礪，越發好了。供給小事，何足掛齒。」因又叫裴鬆添了一個帖子，拜宋先生的令郎。

賀知府大喜，遂領了裴鬆拜見宋古玉父子。拜見後，即備酒相請。請酒後，即備聘金關書，煩賀知府送去，就約定到館的日期。正是：

良木必賴栽培力，美玉須加磨琢功。

不是一番春作養，安能李白與桃紅。

賀知府兩邊撮合，方請了宋古玉同兒子到裴夫人家，教裴鬆讀書。只因這一湊，有分教：

讀得睢烏雙飛，桃夭齊放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